

烟火人间

我拐跑了别人的相亲对象

●侯海霞

六年前,第一次看到他时,我的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声闷响,身边的人和物“嗖”地远去,只剩下那张英俊而明媚的笑脸。我知道,缘分来了……

“同志,您的车违停了。”一名交警站在我车旁,敬了个礼,递过来一张罚单。我的手刚伸出去准备接,却在看向他的那一刻,停在了半空。他,身姿挺拔,英气逼人,一举一动魅力十足。这是我和前男友分手两年后,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。

等我缓过神来,他已跨上摩托走远了。我把罚单翻过来覆过去看个仔细,希望上面留有他的电话,结果失望了。

之后的两个月,我特意在那片区域来回绕行多次,没有遇见他。我托交管局的朋友去查,也没有消息。他就像一道光,偶然闪耀在我的世界后,便消失在茫茫人海里。没有找到他,我失落了一阵子,又回到日常生活轨道,奔赴一场场相亲会。

有一天,一家洗车店前,我在车里等候洗车,一位棕色卷发的阿姨摇下车窗,笑着冲我商量:“姑娘,和你商量一下,让我先洗车好吗,我赶着有急事……”想着只是去相亲,晚点到也没关系,我同意了。

阿姨性情开朗,道谢后和我拉起家常,问我年龄多大,有没有男朋友。得知我是去相亲,阿姨兴奋地追问我的名字,知道我并不是她儿子要相亲的对象,有些失落:“我正要去参加儿子的相亲见面会,如果相亲对象是你那该多好。你是个好女孩,一见就让人喜欢。”

我到达约定的咖啡馆,竟然在门口遇见了阿姨。很是巧合,和我相亲的男生还没来,和她儿子相亲的女生也没到。“一个是相,两个也是相,要不,你先见见我儿子吧,我儿子很优秀的。”阿姨快

言快语,拉着我往咖啡馆里面走。

看见临窗而坐的他那张俊朗的面孔时,我的心跳猛然加速——是他,那个我找了两个多月,一直念念不忘的交警帅哥。他会喜欢上我吗?

说起两个月前我接到罚单的事,他隐约有点印象,还告诉我他已经调到另一区片工作了。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后来一直没遇到他。“你感觉我怎么样?”我壮着胆子问。他低下头,瞬间红了脸:“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“那咱们走吧。”我说道。天啊,我哪来的勇气,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,想必是爱情的力量让我如此无所畏惧不计后果。他拿起大衣,毫不犹豫地跟着我走出咖啡馆。

这天,我成功拐走了他,我的相亲史也就此画上句号。一个月后,我俩闪婚了。结婚典礼上,我向大家宣布:“是我拐走了他。”亲友们哄堂大笑。我说:“拐走他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勇敢,也是最正确的一件事。”即刻,热烈的掌声淹没了我的声音。

在如今爱情物质化,缘分虚无化的时代,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爱情,不再相信缘分,我却坚信,我和他的缘分是上天注定。

后来才知道,这份缘不是从罚单开始,也不是从相亲开始,而是从童年从初中就注定了的。他家的相册可以证明——儿时,我们住在同一条街道,一个在街头,一个在街尾,曾无数次擦肩而过。初中时,我们读同一所学校,只是同级不同班,两个教室只隔一堵墙。

那么多的铺垫,那么多的等待,只是为了我俩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,相恋,然后一起走完余生。

如今,我们的儿子已经五岁了,他的乳名叫缘生。

怒之下去参加师兄弟举办的聚会,没有见到干爹,却参加了干爹的葬礼。

林宏年本是可怜之人,自幼父母双亡,张卫国的父亲给了他父爱,张卫国给了他兄弟情,但他却自私自利、薄情寡义。张卫国之所以摔伤,就是因为他在椅子上做了手脚,致使张卫国彻底告别了京剧舞台。为了赚取流量,他不惜拿张卫国的出身说事,用“太监的后裔”做噱头。为了生儿育女,他甩了结发妻子。然而,一时的流量根本救不了他,离婚时他才知道,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自己。再后来,他对之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,想弥补这些过失,可一切都已为时太晚,张卫国无法接受事情的真相,妻子也决定与他再无交集。

林宏年历经兄弟反目、夫妻离异、创业失败,用积蓄给员工发了遣散费,注销了公司,来到江边准备自杀。他给前妻和张卫国分别打了告别电话,然后将手机丢进江里,从此彻底失联。他的前妻立马重返故地四处寻找,得知林宏年自杀未遂。经历了生死,参透了人生的真谛。他回到以前的工作岗位,不再傲气十足,不再故弄玄虚,错了就勇于承认,给别人一个真相,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的画面,真是让人无法不泪流满面。少年人的叛逆与迷惘、中年人的无奈与挣扎、老年人的脆弱与坚强尽在其中。

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艺术作品中的所谓戏剧冲突,就是对真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的高度凝练与再加工。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无论你愿不愿意,人世间的种种日常,永远都会时而风平浪静,时而乱石穿空。这就是生活,这就是人生。

拿了小白瓷碟,抓一把南瓜籽,放进微波炉,摁了爆米花的按键。微波炉转动起来,哧哧地响。一边听书,一边等。2分25秒之后,便可吃到香喷喷的南瓜籽了。

一分钟过去,开始有香味传来。去洗碗台洗手,哗哗水声之中,听到微波炉转动的频率似乎顿了一下,响声里夹杂了一个尖锐的声响,仿佛碟子炸裂。愣一下,没在意,继续搓手。

空气中浮起焦糊的味道。转头。天哪!微波炉里火光熊熊。一时惊住。几秒之后,奔过去,赶紧拔掉电源插头。拉开门,火还在烧,柜体内黑乎乎一片。抓起洗碗巾,罩住碟子,拖出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厨案上。

心还在咚咚地跳。

掀掉洗碗巾,碟子里,有一团南瓜籽已焦糊碳化成一坨,一道黑色的裂纹从沿口处延伸至碟子底。其余的南瓜籽依然月白色,好好的并未受到任何影响。捡了一粒嗑开,半熟,没有浓郁的焦香之味。

看着报废的白碟子,心里有小小的不舍。四只同样的碟子,从今往后落单为三只。当初买时看中了它的质地样式,颜色和花纹。起伏的流线型边沿,三分之二洁白无瑕的碟面,三分之一缀以藤蔓植物,触须攀爬,小叶轻摇,花朵曼舞。样子小巧,颜色雅致。

每次,买了卤牛肉,煮了腊香肠,拌了松花蛋,切了泡豇豆,炸了花生米,最喜欢用这种碟子来装,不大不小,不满不空,一切都刚刚好。最平常的食物,因为可心碟子的盛放,似乎立马美味起来,一下子有了些与众不同的意味,庸常的日子便也庄重起来。

当初,一同买回的还有一只白瓷汤盆。四只碟子围绕着一个汤盆,仿佛最佳搭档。有客无客,心情好时,拿出来,做几样小菜,烧一个汤,把小小的日子,踏踏实实过下去。或者说,因为碟子和盆子的陪伴,寡淡的日子,便也滋味悠长地一日日往下走。

那日晚间,用汤盆盛了面,放茶几上,边吃边耍手机。无意间,手一抬,盆子落地。碎裂的瓷片,倾洒的食物,汤汤水水,满地狼藉,满腔郁闷和歉意直冲脑门。

剩下的三只碟子,还能相伴多久?

离去与告别总是猝不及防,不管是物还是人。不知何时,不知何地,不知以何方式。曾经相见欢,相惜更相怜。伴着伴着就淡了,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某一刻,猛然忆起从前的点点滴滴,不由愣住,不由低回。纵然情已不再,爱已消亡,但最初的亲切依旧,而今仍未忘却。

离去并不是真正的告别。真正的告别,是彻底的遗忘。爱过又忘记,得到又失去。生命的旅程中,时间慷慨相赠,又冷面无情,一点点收起曾经赠予的一切。时光的长河里,所有相遇的,相伴的,相念的,相怨的,最终全都散失,全都遗忘。直到有一天,自己也一样,被时间抛弃,被自己遗忘,像瓷汤盆瓷碟子,哗啦一声,与深爱的世界,就此诀别。

不由起了珍惜意,再不敢轻慢。对物对人,对寄居的人世。唯愿相伴的日子多一点温暖,多一些美好。那么,即使猝然而别,也少一些歉疚,少一些遗憾。

心灵花园

碎裂的瓷碟

王优

人生如戏

真实的生活

●程伟

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恐怕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回答。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各不相同。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穷小子买彩票中了大奖那是喜剧,有钱人被网络诈骗洗劫一空那是悲剧。世事无常,人的命运也就跟着起伏不定,成败输赢没人能够预料。

电视连续剧《张卫国的夏天》的剧情,也是这般耐人寻味。中年油腻大叔张卫国很幸福,父亲身体还好,守着个四合院,家有价值两亿的瓷马,儿子在清大读书,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在京剧院的工作。可是很快,父亲没了、工作丢了、儿子退学、祖宅改名换姓、一个瓷马还被骗了好几十万。

当年,张卫国在一次演出时,因为道具出了问题,摔伤腰部,断送了演艺生涯。师兄弟们纷纷转行,他在京剧院沦为道具师傅。他该如何面对?这不只是张卫国的问题,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。他一没钱二没权,可他热情、善良,就像大部分老百姓一样。他痛苦、无助,但最终还是挺了过来。

房子没了,努力挣钱把它再重新租过来;工作没了,他重新再找。去除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,他只找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最后,不甘心碌碌无为的张卫国,自付做炸酱面的手艺还不错,就和邻居们一起,在四合院里开起了炸酱面馆。

再看林宏年,他是张卫国的大师兄、张卫国父亲的干儿子、电视台主持人。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,他迅速被年轻同事超越。作为上门女婿,他在外风风光光,家里却是一地鸡毛。主持人本就是高压职业,家庭不睦的他常常失眠。妻子顾佳怡说他不敢回北京去看干爹,就是丢根忘本,他一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 1000 字—1500 字左右，
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而且一
定要原创，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
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